

为母亲做顿家常饭

■王国梁

母亲是个比较守旧的人,认为男人下厨房是件很丢份儿的事,所以我从小就没沾过厨房的边,甚至连剥葱剥蒜之类的事都没做过。结婚后,老婆开始教我学做饭。没想到,我不仅很快掌握了老婆说的“厨房五大基本功”,而且还能做出几个拿手菜,偶尔还会玩个小创意,做出几道新菜肴。

不过,每次母亲来城里小住,老婆都会照顾她的情绪,不让我下厨。吃饭时,我都会像当年父亲一样,稳坐餐桌前,等着老婆上菜上饭,然后开吃。

母亲见我在家里如此“有地位”,总是眉开眼笑的样子,还很是有些得意地对我说:“我这辈子是吃不上你做的饭喽!不过男人嘛,就应该干男人该干的事。”我一边吃一边点头,然后偷偷冲老婆吐吐舌头。母亲不经常来我这里住,我的厨艺“深藏不露”,她根本发现不了。

上次我没打电话,就一个人回老家看望母亲,想给她一个惊喜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母亲得了重感冒,正躺在床上休息。母亲见了,自然是高兴。她挣扎着起床,“你一来我的感冒好了一半,我去给你做饭!”我连忙拦住母亲说:“妈,今天你只

管好好休息。我来做饭,我要亮出几招绝活,让你看看你儿子还有多少本事!”

母亲以为我在开玩笑,嗔道:“你的绝活就是吃,我还不知道嘛!我就给你做好吃的去!”我急了,赶紧跟母亲解释:“其实我早就学会做饭了,现在社会男女平等,男人也应该下厨房。我就是怕你总说,男人下厨房没出息,所以才没敢在你面前露过!”母亲将信将疑。我拍着胸脯说:“妈,您好好歇着,等着吃一顿喷香的饭吧!”

我去对面的小超市买来食材,开始在厨房忙碌了。我熟悉母亲的口味,她爱吃辣,菜尽量做到有辣味儿。所以我准备炒一道醋溜土豆丝,放点辣椒,爽口又增强食欲;然后做一道麻辣豆腐,喷香开胃,母亲一定喜欢;再做一道西红柿炒鸡蛋,母亲这几天感冒没好好吃饭,要增加点营养;再做一个冬瓜丸子汤,冬瓜是我现买的,肉丸子是冰箱里的。

我想象着,这几道菜色彩、荤素搭配和谐,口味咸香辣适中,摆上桌一定色香味俱全,母亲应该会喜欢。

这是我第一次给母亲做饭,虽然都是家常菜,但一定要把自己的水平发挥出来。这

百姓茶坊

几年做菜的经验告诉我,饭菜也是有感情的,很受人情绪的影响,怀着爱心和愉快的心情做出的饭菜才好吃。这是我表达孝心好机会,一定要发挥最高水平。我系上围裙,开始“叮叮当当”忙碌了。洗菜、切菜、炒菜,我一个人做起来得心应手,游刃有余。

我正投入地做饭,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厨房门口正看着我呢。她说:“我听你切菜的声音就听出来了,你做饭不止一两年了。”我嘿嘿一笑说:“是呢!我厨艺不错哦,你一会儿就知道了。”

母亲笑眯眯地说:“这样也好,我都能吃上你做的饭了。以前是我的想法不对,其实男人做饭没什么不好。你看电视上,高级厨师都是男的嘛!”我说:“嗯,我挺喜欢做饭的,听说做饭还是男人减压的一种方式呢。”母亲说:“喜欢就好!”没想到这次给母亲做饭,还让她转变了坚持了一辈子的老观念。

饭菜端上桌,果然色香味俱全,我们母子俩吃得津津有味。母亲开心地说:“这是我吃得最香的一顿饭!”看着满脸幸福的母亲,我高兴地说:“妈,以后我要经常给你做饭!”

生活手记

两棵香椿树

■冯毅



我特别喜欢种树,尤其对香椿树情有独钟。进城后,在选择住处时,也总是爱选一楼,以便找个地方种棵树。

第一次当然是种香椿树了。花十块钱买棵树苗,挖个坑,浇上水就算大功告成了。

尽管没有特意用心侍弄,但香椿树生命力极强,生长速度惊人。不到三年时间,树已长到两层楼高。

树高了是件喜庆事,但吃香椿芽可麻烦了,够不着。

二楼邻居是个热心人,每年当香椿树长出新芽,他会主动和我打招呼,提醒我该摘香椿了。可我既不会爬树,又缺乏专用工具,只好冲他笑笑:“你近水楼台摘着方便,随便摘!”

话虽是这样说,但楼上的邻居很讲礼节,每次摘香椿前都要在楼上高声喊我。他在上边打开窗子,探出身子吃力地摘,我在下边一根一根地捡。摘完了,我会装上半篮子送上去。开始,他还挺客气,死活不肯收。后来,见我是实心实意地给,便照收不误。

香椿树越长越大,可食嫩芽越来越多,每年春夏季节,所产香椿我们两家吃不完,便分送给周边四邻。这样,每次摘香椿时,便成了我们小区的一件盛事。邻居们有的帮着摘,有的帮着捡,完事后,大伙各取所需,各有所得,其乐融融。

现在,我离开那个小区已经几年了,但当年楼上的邻居依然像亲戚样走动,每年春下来香椿芽,他都会摘些专程给我送来:“哥,这是咱那树上长的,你尝尝鲜。”让我心里热乎乎的。

其实,迁入新居后,我又种了棵香椿树,且早已长到两层楼高。不过,这个楼上的邻居有点“特别”。明明是我种的树,但要上楼摘点香椿芽吃时,要先征得他同意。而常常是不愿让摘,其理由是:摘的勤了,怕把树“累”着。有时,明明发现树上的香椿芽少了,但他既不跟我打招呼,也不见送下来。他这是吃独食,且又不劳而获啊。为此,有几次,我都想上楼去找他理论一番。

没想到,快过春节时,这哥们搬着一只坛子来我家了:“哥呀,这些是咱这树上长的香椿,我都给您腌好了放着呢,能吃到明年开春。”有这么个好邻居,我还能说啥?

有时,我会望着高高的香椿树萌发这样的感悟:人啊,多种一棵树就会多一个朋友,树多了,人就不孤独……

儿女是母亲的作品

■马亚伟

母亲虽然识文断字,但基本可以算是家庭主妇,没多大见识和学问。不过,她十分注重培养三个女儿。

我们小时候,邻居们根据我们三姐妹的性格,说我将来一定是做大学问的;二妹漂亮,将来能借助婚姻飞上枝头变凤凰;三妹伶牙俐齿,是块做生意的料,将来要发大财的。母亲对这些说法深信不疑,也开始着手她的“培养计划”。

我将来既然是做学问的,就一定要好好读书。母亲把一个远方的表姨当做标杆,让我朝她看齐,她不仅考上了大学,还是研究生呢。

我从小喜欢安静,读书倒合了我的心意。在母亲看来,我天生就是该读书的,不能荒废了职责,她每天都督促我学习。不过多年里我几乎与别的一切好玩的东西绝缘了。

我反抗过,反抗的方法是偷偷看闲书。我把课本摆好,装模作样地看,趁母亲不注意的时候,就拿出小说看。

二妹长得漂亮,这曾是母亲最大的骄傲。每当有人夸她的二姑娘漂亮,她就会笑得嘴都合不拢了,因为她坚信,漂亮女孩才有资格当“凤凰”。

母亲给二妹穿最漂亮的衣服,把她打扮得像公主一样。二妹是我们三个中最自信的,她把美丽当成追逐的目标,所以也懂得审美。

三妹嘴巴甜,母亲认定她就是做生意的料。三妹小时候和别人玩过家家,都喜欢玩卖东西的游戏。母亲看她如此“上道”,很欣慰。

人生百味

母亲要求三妹数学一定要学好,将来做生意用得着。后来三妹数学果然很厉害,比如胡萝卜一块二一斤,三斤三两多少钱,她能在几秒钟之内算出来。当然,母亲可不希望她去卖胡萝卜,但算术是基础,一定要学好。就这样,我们一天天被母亲按照她的意愿“雕琢”着,她满心希望我们都顺利成长为她期望的样子。

时光飞逝,多年后,我们三姐妹的人生都已定型。可是,都没有按照母亲设想的那样发展。

我没有像母亲期望的那样考研究生“做大学问”,二妹也没有依靠漂亮的优势嫁个有钱人,三妹更没有做生意。对于母亲来说,她的三个“作品”简直是面目全非。

我选择了一个普通的职业,业余写作。二妹倒是做起了服装生意,因为从小具备的审美眼光,生意红火,还嫁了个本分的老公。三妹在社区工作,管财务,负责养老金的发放,经常和一群大爷大妈们打交道,能和大伙打成一片,很受欢迎。

仔细想想,我们如今的生活状态,虽然脱离了母亲的“预定轨道”,但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比如我看书,喜欢上写作;二妹爱美,做了服装生意;三妹嘴甜、性格好、算术好,做了社区的财务管理。

其实,每个儿女都是父母的作品。虽然成长历程复杂,人生际遇难测,父母也无法为你规划人生,但儿女身上都有父母的烙印。父母用双手精心雕琢过你,你的身上,留有他们掌心的纹路,还有爱的温度。

花开诗旅

看望爸妈

■山城



那是四年前的清明,我这不孝的游子,千里迢迢回到生我养我的老家,去墓地看望爸妈。添完坟土,烧完纸钱,我双膝跪在墓碑前。不愿惊醒沉睡的二老,又想跟爸妈说点儿家常话——你们在世时我未能陪侍身旁,而是远离了家。阴阳两隔后也未能准时添坟献花……捧起一抔坟上的黄土,流着泪,亲吻着,一步三回头,我再一次告别了爸妈……

【做自己】

我们都不是超人,都会累、会痛、会难过、会无助,我们要接受这样的自己,不要太过苛求,更不能轻易妥协,然后有计划、有步骤地去做自己,活出自己的本色。

——156xxxx6643

【光芒】

我们要多和优秀的人在一起,他们就像一团光芒,照亮大家的内心世界。时间久了,就再也不想走回黑暗了。

——137xxxx8929

微写作

“微写作”栏目短信平台号码为15630730721。倾听您的心声,期待您的短信留言。

【春色】

花红柳绿鸟鸣,鹅鸭碧水荷塘,长虹和风霞光。北飘鸿雁,轿车飞驰笛响。

——159xxxx8459